雪原 第1505期

山间炊烟,故人马家

■曾怡瓶

近来身边不少人迷上进山徒步,朋友圈满是捡秋、爬山的照片。我打小在山里长大,反倒少了旁人的好奇劲。从前进山,多是奔着打卡景点、徒步赛事,少了纯粹散心的自在。

十一月末,约朋友去徒步都江堰上游紫坪铺水库附近的云华山。这山不算知名景区,只是川西群山里一座普通的小山。中午出门时太阳高悬半空,车停在山脚,早已过饭点。同行几人谁都没想着吃饭,只顾看路边草木、石缝间的野菊花,踩着厚厚的落叶往山上走。

走不到几分钟,风里飘来柴火饭的焦香,肚子顿时有了饿感,有人随口说先寻地方填填肚子,几个人顺着香气往坡上走。坡上藏着一户农家,没有围墙,厨房里的土灶正冒着炊烟。

同行的孩子跑过去,扒着院门往里瞧。屋里走出一位白发奶奶,蓝布衫上沾着灶灰,见我们站在门口,眉眼笑得和善,直接招呼我们留下吃饭。不等我们推辞,她转身进屋,端出两碗刚焖好的白米饭,递到孩子手里。我们也不客套,像走亲戚一般蹲在院坝里陪孩子吃饭。奶奶又拿着大勺子,挨个给我们添饭,笑着说没啥好菜,随便垫垫肚子。

桌上就两道家常菜:一锅耙耙菜,白菜炖在肉汤里,软烂入味;一盘干四季豆,绵糯清爽,焖过之后油香十足。孩子们捧着碗大口扒饭,汤汁沾满脸颊也不在意。我们陪着老人闲聊山里气候、地里庄稼,半点生疏感都没有。

云华山回来,下山路上,柴火饭的香气还绕在鼻尖。这顿山间家常饭,忽然勾起小时候我在老家的日子。那时,家里的房子也没有围墙,院坝外就是乡人赶场时行走的田埂。每当艳阳高照,路人口渴了,他们会站在院坝边,喊一声“讨口水喝”;要是恰逢饭点,爷爷奶奶会拉着路人:“坐下一起吃!”就这样,我们结识了一户姓马的彝族“亲戚”,他们住在高山上,村里人都唤他们“马家”。

从前两家来往,总在腊月。田里秋收结束,霜落满田埂,奶奶会特意做凉山风味的糯米凉粉。糯米泡软磨浆,下锅不停搅拌,凝固后切条,浇上红油辣子,山里人劳作回来吃,解腻又顶饱。凉粉做好,奶奶就往竹背篓里装满窖藏萝卜、白菜,再抓一把自家晒的干菜,天刚亮就往山上走。

山路曲折难行,奶奶个子不高,背着沉甸甸的背篓,走几步就要扶着树干歇一歇。路上遇见下山背柴的乡邻,都会笑着和她打招呼,打趣道:“马家今日怕是要杀鸡待客”。那时候没有手机,两家全凭心意走动。马家的几个孩子总盼着我们上山,一来能吃到少见的糯米凉粉,还有坝上难得的新鲜青菜。我也欢喜上山,跟着马家小孩在火塘边烤土豆,外皮烤得焦黑,内里金黄滚烫;或是赶着羊群往大山深处走,摘几朵山茶花别在衣襟。

后来奶奶年纪大了,腿脚不便,再也没法背着背篓上山送凉粉。前些年马家想试种水稻,晓得父亲懂农技,托人捎来口信,父亲挑了好秧苗,托镇上班车送上去。

进城工作后,住进装着防盗门的小区,再也遇不到路人上门讨水喝,更没有这般不请自来、随心留饭的缘分。今日在云华山偶遇这户农家,一碗热饭、两盘家常菜,忽然让我懂了这份山野间不分生熟的善意。当年马家男人下山路过我家讨水,爷爷留他吃了午饭,第二日他便背着满满一袋沾着泥土的土豆送来,两家人就此结成长年走动的亲戚。

辞别奶奶家,走到院坝外时,她送我们到路口,站在篱笆边叮嘱,明年七月猕猴桃熟了,一定要再来。我大声应下。下山走了老远,回头还能看见院里的炊烟,慢悠悠飘在山雾里。我记着奶奶说的话,明年七月,再来吃她家的猕猴桃。

乡音

■刘银辉

周日返乡。大清早,天刚蒙蒙亮,忽闻雨声滴滴答答,敲着窗外空调外机,单调,突兀,扰我清梦。往日晴好,从未发觉老家还有这么嘈杂的时刻。此刻,一直向往的乡村宁静被画上了问号。

睡意全无,卧床静听。打谷坪里,鸭子嘎嘎,母鸡咯咯,和雨声交织,似乎没刚才那么讨厌了。这是乡村独有的鸣奏,父母每天在这样的声音里起床、忙碌。印象中,他们从没觉得这是噪音,或者,根本没空去觉得。

其实,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始终未变。屋前屋后还是几亩稻田,一方菜园,一群家禽,几棵桂花树、柚子树,一窝鸟儿。只是曾经那个挽起裤腿插秧的我,后来学会说怕蚂蟥咬不敢下田;小学、初中放学总爱挎上菜篮子钻菜园,上大学后再也不愿踏入,嚷嚷着怕虫叮蚊咬。树荫下,鸡鸭鹅讨食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,我也迈不开脚步去投喂。碰巧天热路过,还会捂着嘴鼻,以为能遮掩那一股股臭味。

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是,你上大学了,这些小事情不用你操心,更没必要弄脏你的衣服。她的唠叨声不断,我还真当真了。转瞬间,自己大学毕业、结婚生子十几年了。父母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,就算每年染一次,也掩盖不住那抹白。去年中秋,父亲弯腰抱一捆稻草,起来时手撑着膝盖,停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直起身。他背对着我,没看见我和妹妹就在阳台上。那天晚上我就想,明年双抢,我得回来,哪怕请几天假。

今年儿子放暑假,也跟着一起回乡下帮忙。雨刚停,田里还泡着水,父亲说,趁墒好,赶紧插秧。我扎起裤腿光着脚丫再次踏入田间。脚底被石子硌得慌,我不再盯着水里的虫子,不断回忆曾经熟悉的插秧技巧。儿子第一次下田,模仿我的动作,笨拙地把一株株秧苗立于泥土之中。他弯腰,裤腿早被污泥弄脏,额头冒汗。彼时,我脑子里闪现《插秧诗》那句“手把青秧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”。插了不到一刻钟,直起身,肩背酸痛。转头瞥见儿子正乐此不疲,我赶紧又弯腰,继续插秧。

转眼深秋。微信视频里,父亲一直重复,这雨还下两天的话,谷子只怕会掉落,你心心念念的新米可能会变味。

旧时光漫上心来,从前天未亮,我便跟着父母下田收晚稻,像给垂首的稻穗接生。一穗穗颗粒饱满的谷子朝我们点头,和我们打招呼,田埂上蛐蛐叫。只是,这样的场景和画面已经在我的世界消失很久了。稻子在乡村里生长,我在城市里奔波,我与稻子之间,隔着一个喧嚣梦乡。

晚稻收完,晒在屋前的打谷坪。傍晚收谷,母亲拿木耙推,父亲撑麻袋口。金黄的谷粒从耙齿间漏下来,沙沙沙,像极细的雨落在瓦上。满院子都是这个声儿,干干的,暖暖的。母亲弓身去拢最后那堆,一缕白发从耳后滑下来,她没手去拢,就歪头往肩上蹭了蹭,蹭了两下没蹭上去,也就不管了。我站在门槛上,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,盖住半张晒垫。父亲说了句,嗯,谷子好。母亲直起身,手在围裙上擦了擦,回了句,收成不错。

起床。推窗。桂花树上几只鸟,啾啾啾。雨丝裹着花香、鸟鸣,斜斜飘进来,跌落在我手背上,温润,且熟悉。

向着快乐出发

■唐雪辉

今年的国庆,雨水似乎格外殷勤。前四天,天幕低垂,雨丝绵绵密密地织着,倒真像是响应了“节能减排”的号召,把人安安稳稳地留在了屋里。乡里人实在,下雨天也不闲着,三五个人一凑,便是牌桌上的一场“厮杀”。打升级,两人一对,四人对坐,虽不赌什么,那股认真劲儿却丝毫不减。从 5 到 10,再到 J、Q、K、A,一级一级地爬,像极了乡间小路上的慢行。坐庄方这边合力不让对手拾够 80 分,便是胜利;若让对方得了 130 分,便是小倒,160 分是大倒;至于 25 分的小光头、0 分的大光头,那是要引来满堂哄笑的。配合默契的,会心一笑,眼神里满是“你懂我”的得意;失了手的,也不恼,只拍拍大腿,说一声“下把再来”,便又重整旗鼓。小小的牌桌,倒像是人生的一个缩影,有算计,有默契,有成败,却终究归于一笑。

雨停的间隙,便是出门的好时候。这时节,板栗正熟。毛茸茸的球挂在树上,有的还赖在枝头,有的却已耐不住寂寞,啪的一声裂开,露出油亮的栗子来。我提着塑料袋,弯腰在树下寻觅,像寻宝似的。一颗颗果肉饱满圆润的板栗,静静地落在地上、草丛中,像是土地偷偷藏起的金豆子。也有随毛球一起掉落的,那毛球外头全是尖刺,得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掰,稍不留神便要挨扎。有一回,妻子捡板栗时,一个毛球不偏不倚落在她右手上,痛得她呲牙咧嘴,又气又笑,嗔怪道:“天上不会掉馅饼,倒会掉毛球板栗!”我笑着回她:“板栗好吃,可也不是轻易得到的。”话音未落,自己也被砸到。两人相视大笑,笑声在栗树下荡开,惊起了几只麻雀。

假期的后几日,天竟渐渐放晴了。我带着儿子去水库钓鱼。蚯蚓是清早翻土挖的,还带着泥土的湿气;甜玉米是自家地里掰的,粒粒饱满金黄。支起鱼竿,抛向水面,那浮漂悠悠地立着,像一个安静的哨兵。风从水上来,带着芦苇与青草的气息。远处有鸡鸣、狗吠,像是天地间最古老的闹钟;几只鸟儿自由地飞翔,忽而落在树梢休憩,忽而扑棱着翅膀掠过水面。小鸟站在枝头,唱着悠扬的歌,那曲调随性、即兴,听了让人心里痒酥酥的,仿佛自己也成了一只鸟,要飞上枝头去应和。

我把目光盯住浮漂,那水中的一抹红,是此刻最美的风景。忽然,浮漂一沉,猛地一提,鱼线便绷紧了,子线呼呼作响,像风掠过琴弦。鱼儿在水中翻腾,银鳞闪闪,与阳光碎在水面的光斑交织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鱼、哪是光。儿子在一旁拍手雀跃,喊着:“爸爸加油!”那一刻,什么烦心事都抛在了脑后。我只是一个钓鱼人,一个父亲,一个与自然如此亲近的凡人。

收竿时,夕阳已染红了半边天。归途中,儿子趴在我背上,絮絮地说着那条逃掉的鱼有多大。我忽然想起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:“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。”虽则我弹不来素琴,也阅不成金经,但这田间的风、水里的鱼、树上的栗,哪一样不是天地间的大文章?哪一样不让人心生欢喜?又想起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——我们这些人,算不得鸿儒,也未必全是白丁,不过是些朴朴素素的乡里人,打打牌,捡捡栗,钓钓鱼,在雨里笑,在风里唱,自娱自乐地过日子。可这不正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么?

国庆假期,举国同庆。我在乡下,在雨里,在牌桌上,在栗树下,在水库边,也同庆。庆的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国,庆的是千千万万个如此平凡而又安稳的家。有国如此,有家如此,夫复何求?夜色里,我写下这些字,窗外的风凉凉的,带着桂花的甜香。忽然觉得,这世间最好的风景,不在远方,就在身边;最好的日子,不必轰轰烈烈,如此刻这般,便好。国庆,我们向着快乐出发,构建一个完美的自我,学着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

